



詩書古詩

詩

自九至十一

服部文庫
117
162
5



117
162
5

詩書古傳卷第九



日本 信陽太宰純 輯

小雅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云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左氏傳。詳見周南。

鹿鳴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

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縶。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左氏傳昭

年公七年

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左氏傳昭公十年

叔孫穆子曰。今伶簫咏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况使臣。臣敢不拜况。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國語詳見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禮記緇衣篇

孔子曰。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

家語詳見周南關雎

孔子曰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孔叢子詳見周南

新語曰鹿鳴以仁求其群道基篇

四牡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

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

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

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左氏傳襄公二十九年

叔孫穆子曰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

章國語詳見皇皇者華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

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為士去親而事君

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

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

事君以為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

不遑將父韓詩外傳第七卷

皇皇者華

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

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敝邑不

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吾子舍其

言書古傳 卷第九
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況使臣以大禮。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過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繇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咏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為每懷。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

為詢。忠信為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

重拜。國語魯語下

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况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國語詳見

鄭之將仲子

墨子曰。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為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

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騏。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即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尚同之功也。尚同中篇。純按先王之書。書當作詩。周頌之道之。二之字恐衍其一。即此語也。也字衍。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調使者曰。調則可起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濕。絃有

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捷捷。每懷靡及。盖傷自上而御下也。韓詩外傳第七卷。純按起當作記。說苑奉使篇亦載此事。征夫捷捷。作莘莘。征夫。毛詩。莘莘。作駢駢。

淮南子曰。夫七尺之形。心知憂愁勞苦。膚知痛疾寒暑。人情一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盖聞子發之戰。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

言言古傳 卷第九
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脩務訓。謨詩作謀。
說苑曰。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恩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

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貴德篇

常棣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成。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成。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豐。郟。文之昭也。邶。晉。應。

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左氏傳僖公二十四年。又見國語。

語周

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左氏傳哀公二十年。杜預曰。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言二國好合。宜

其室家。相親如兄弟。

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云趙孟賦

常棣

左氏傳詳見召南鵲巢。杜預曰。常棣取其

今之人。莫如兄弟。言欲親兄弟之國。
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鸛鳴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左氏傳昭公七年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

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禮記中庸篇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為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為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

耽，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畊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為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耳。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韓詩外傳第八卷純按此與家語所記事同文異，所引詩亦有異焉，故又載此也。家語文見幽之七月。鹽鐵論賢良曰：妻子好合，子孫保之。不知老母之顛，頽匹婦之悲恨也。鹽鐵取下篇齊傷槐女，傷槐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有所愛槐，使人

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婧懼，乃遣於晏子之門曰：賤妾不勝其欲，願得備數於下。晏子聞之，笑曰：嬰有淫色乎？何為老而見奔也？殆有說內之至哉！既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乃進而問焉。對曰：妾父衍，幸得克城郭，為公氏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於身。山神水不勝麴蘖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罪固當死。妾聞明君之蒞國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為六畜傷民人，不為野草傷禾苗。昔者宋

身山神水
一本作名
山神女

景公之時大旱，三年不雨，召太史而卜之，曰：當以人祀。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為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欲槐之故，殺婧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賊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崇玩好，威嚴令，謂之逆；刑殺不正，謂之賊。夫是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

大者也。宗玩好，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即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之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此之謂也。列女傳辯通傳。純按晏子春秋載此事，文頗不同。至哉疑字誤。身山未詳。又按史年表，齊景宋景同時，齊景三十二年為宋景元年。宋景二十七年齊景卒。此女子謂晏子，不可言昔者。宋景公之時，大可疑也。晏子春秋無此文，可以見列女傳之妄也。

杜鄴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為作也。漢書杜鄴

傳

伐木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云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

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
貳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
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
于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
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孟子滕文公上篇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
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
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
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
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有子可教，此

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
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
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
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
也。吾嘗鹵焉。吾田菽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
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與
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
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韓詩外傳第九卷
淮南子曰：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
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

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秦族訓

漢宣帝五鳳二年秋八月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

漢書宣帝紀

漢書曰：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願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

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

食貨志

薛宣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歡，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

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奉事時。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

漢書薛
宜傳

天保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為君子乎。韓詩外傳第六卷

采薇

鄭伯與公宴于棗。云。文子賦采薇之四章。左氏傳詳見鄭之載

馳杜預曰。采薇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為鄭還。不敢安居。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眾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

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啓處韓詩外傳第八

卷

鹽鐵論賢良曰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繇役五百里勝聲相聞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內節於民心而事適其力是以行者勸務而止者安業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戍邊郡者絕殊遼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饑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故聖人憐其如此閱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

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尉撫老母也備胡

鹽鐵論文學曰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

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

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

此杜采薇之所為作也繇役

漢書曰周道衰而周穆王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

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至穆王

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

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

不日戒玁狁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

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
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匈奴傳

出車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
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

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

簡書。齊人救邢。

左氏傳閔公元年

荀子曰。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我出
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大略篇

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為齊相也。客

謂匱生曰。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也。隱於深山。
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
願先生為之先。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
恨而告于里母。里母曰。安行。今令姑呼汝。即東蘊請
火去婦之家。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
人追去婦。還之。故里母非談說之士。東蘊請火。非還
婦之道也。然物有所感。事有可適。何不為之先。匱生
曰。愚恐不及。然請盡力。為東郭先生。梁石君。東蘊請
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
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為娶。將何娶焉。相國曰。吾亦娶

其終身不嫁者耳。匱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因匱生，東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韓詩外傳第七卷。純曰：安行徐行也。史記曰：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

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太原。

出輿彭彭，城彼朔方。匈奴傳。

史記：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為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衛將軍傳：天子謂武帝。

鹽鐵論：大夫曰：屠者解分中理，可橫以手而離也。至其抽筋鑿骨，非行金斧不能決。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將舉兵而征之。是以湯誅葛伯，文王誅犬夷，及後戎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仲山甫，式遏寇虐。

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繇役篇

虞姬者。名媚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於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使有司即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

城上一本
更有城字
屬上句

罪。執事者。誣其辭而生之。王視其辭。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媚之。幸得蒙先人之遺體。生於天壤之間。去蓬廬之下。侍明王之燕。昵附王者。薦床蔽席。供執掃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倦倦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為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而與之語。妾聞玉石墜泥。不為汚。柳下覆寒女。不為亂。積之於素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納履。過李園。不整冠。妾不避此罪一也。既陷難中。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不能自明。妾聞寡婦哭城為之崩。亡士歎市。市為之罷。誠信發內。感動城

詩書古傳

卷第九

十六

市妾之寃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衆人莫為毫釐。妾之罪二也。既有汚名。而加此二罪。義固不可以生。所以生者。為莫白妾之汚名也。且自古有之。伯奇放野。申生被患。孝順至明。反以為賤。妾既當死。不復重陳。然願戒大王。群臣為邪。破胡最甚。王不執政。國殆危矣。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大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列女傳 辯通傳

漢書曰。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詳見 采薇

此林杜采薇之所為作也。

鹽鐵論詳 見采薇

賦魚麗

季武子如宋。云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

左氏 傳詳

見常棣。杜預曰。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

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得。唯其當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

不苟 篇

荀子曰。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故王者

先仁而後禮。天施然也。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大略一篇

說苑曰。古者有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

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辨物一篇

詩書古傳卷第九 終

詩書古傳卷第十
日本 信陽太宰純 輯
齊而不競者以其地之險也
而視四鄰之攻也
以禮義上告天下
以朝儀由德義上告天下
以朝儀由德義上告天下
以朝儀由德義上告天下
以朝儀由德義上告天下
以朝儀由德義上告天下
以朝儀由德義上告天下
以朝儀由德義上告天下
以朝儀由德義上告天下
以朝儀由德義上告天下

詩書古傳卷第十

四十一

日本 信陽太宰純 輯

詩

小雅

南山有臺

季武子如宋。云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

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左氏傳詳見常棣。杜預曰。南山有臺。

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為國光輝。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

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汲汲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怨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左氏傳襄公二十四年

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郟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云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云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云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

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
 陵。何國之為。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
 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
 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左氏傳昭公十三年
 禮記曰。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
 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大學篇

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
 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左氏傳詳見鄭之緇衣。杜預曰。蓼蕭言大平澤及遠。若露
之在蓼。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

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
 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宜。令德之不
 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左氏傳昭公十二年。杜預曰。蓼蕭義取燕笑語兮。是
以有譽處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為龍
為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凱。言賓
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
 禮記曰。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大學篇
 新書曰。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
 玉以行。佩玉也。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約
 其間。琚瑀以雜之。行以采薺。趨以肆夏。步中規。折中

矩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容經篇

趙佛肸母者。趙之中牟宰佛肸之母也。佛肸以中牟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肸之母將論。自言曰。我不死。士長問其故。母曰。為我通於主君。乃言不通。則老婦死而已。士長為之言於襄子。襄子問其故。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為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

反。母何為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為有說也。乃以母無教耶。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為子。長則為友。夫死從子。妾能為君長子。君自擇以為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肸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肸之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列女傳 辯通傳

湛露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玃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左氏傳文公四年

彤弓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左氏傳詳見湛露

晉范宣子來聘。云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云武子賦

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左氏傳詳見召南標有梅杜預曰彤弓天子賜有功

諸侯之詩欲使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贈大王王曰。延命文也。前姑

孔子曰。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孔叢子詳見周南

菁菁者莪。問曰。寡人出。莪軍。其眾百。故無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

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

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

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左氏傳文公三

年杜預曰菁菁者莪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左氏傳昭公十七年杜預曰菁

菁者莪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以答采叔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子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此賢女也。今後乘載之。女曰。

賴大王之力。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慙曰。寡人失之。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於是王遣女歸。使使者加金百鎰。往聘迎之。父母驚惶。欲其洗沐。加之裳飾。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往。於是即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之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爾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王大慙。乃曰。且無笑。特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什伯也。女曰。飾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

何獨什伯也。王就問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為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然垂拱而治。萬方協和。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飾以仁義。習為苛文。造為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靡有饜時也。乃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什伯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慙。閔王大感。立瘤女以為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

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一立帝號。閔王之至於此也。宿瘤與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弒死於外。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列女傳。辯通傳。

六月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

詩書古傳

卷第十

六

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左氏

傳宣公

十二年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潁邑賦六月。左氏

傳襄公十九年。杜預曰。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

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

唯君。左氏傳昭公十三年

秦伯召公子於楚。楚子厚幣以送公子於秦。云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云明日燕。秦伯賦采芻。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印君也。若黍苗之印陰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

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疆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歎曰：是子將有為，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國語晉語四。公子謂晉公子重耳。

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史記詩篇。

詩不云乎。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同上。詳見出車篇。

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鹽鐵論詳見出車篇。

鹽鐵論。大夫曰。詩云。獫狁孔熾。我是用戒。武夫潢潢。

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繇役篇。

劉向土疏曰。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漢書陳湯傳。

漢書曰。薄伐獫允。至于太原。詳見采薇。

采芑

鹽鐵論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未通篇

漢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

云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

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

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廼復其南方

萬里之蠻乎漢書賈捐之傳

劉向上疏曰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

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

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

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漢書陳湯傳

漢書曰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

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

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

荆蠻來威故稱中興韋玄成傳

其美車攻其器詩云白圭之珪尚何寶也淇水之玉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

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禮記緇衣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強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孟子滕文公下

篇

吉日

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

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左氏傳昭公三年。杜預曰。吉日。宣王田獵之詩。楚王欲與

鄭伯共田。故賦之。

翼奉曰。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

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漢書翼奉傳

鴻鴈

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左氏傳。詳見鄘之載。馳。杜預曰。鴻鴈。義取

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勞。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

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左氏傳。襄公十六年。杜預曰。言魯憂困。替替然。若鴻鴈之失所。蕭望之曰。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下急上也。漢書蕭望之傳。

沔水

秦伯召公子於楚。楚子厚幣以送公子於秦。云秦伯

饗公子。云明日燕。秦伯賦采芣。云公子賦黍苗。云秦

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國語詳見六月。韋昭曰。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

彼流水。朝宗於海。言己及國。當朝事秦。

韓詩外傳曰。鳥之美羽。勾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瞻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第七卷。純按。啄當作喙。

鶴鳴

荀子曰。君子務修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此之謂也。儒效篇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當遣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智者為

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剗心而死。子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為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為用乎。則鮑叔何為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眾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為天子。其遇堯也。傅說負土而版築。以為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

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為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牛。舉為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天下。以為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

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為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東方朔曰。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漢書東方朔傳 祈父 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云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

韓詩外傳 第七卷

詩書古傳

卷第十

十一

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
左氏傳詳見鴻鴈。杜預曰。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貴圻父為王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棖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

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雍。韓詩外傳第七卷

我行其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論語顏淵篇

斯干

漢書曰。左氏傳。文公十六年。夏。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劉向以為近蛇孽也。泉宮在園中。公母姜氏嘗居之。蛇從之出。象宮將不居也。詩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又蛇入國。國將有女憂也。如先君之

數者。公母將薨象也。秋公母薨。公惡之。乃毀泉臺。五行

志

劉向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

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

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漢書劉向傳

無羊

孔子曰。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孔叢子詳見周南。純按羔當作無。

詩書古傳卷第十終

詩書古傳卷第十一

日本 信陽太宰純 輯

詩

小雅

節南山

吳伐郟。郟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左氏傳成公七年

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

云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左氏傳詳見召南行露。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左氏傳襄公十

三年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云公享之云武子賦節之卒章

左氏傳詳見召南甘棠杜預曰節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以言晉德可以畜萬邦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云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

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國語詳見書說命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

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

表也。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

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禮記緇衣篇

禮記曰。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

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大學篇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誼

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

之利。以訓天下。是以其教弗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焉。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誼。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弗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孝經

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

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歛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

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

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家語始誅篇純按此事又見韓詩外

傳事有異同傳文見周頌敬之

子貢曰：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

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

也，其可謂不險矣。家語弟子行篇

荀子曰：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鬪而日爭。

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詩曰：

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

富國篇

孔子曰：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孔叢子詳見周南

齊王好紫衣，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

患紫貴。傅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

民無衣紫者，王請自解紫衣而朝。羣臣有紫衣進者，

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

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韓子外儲說左上篇

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

厲而刑措不用也。韓詩外傳詳見周頌敬之

新語曰：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

故形立則德散。佞用則忠亡。詩云。或訛爾心。以蓄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國治。此之謂也。術事篇。形當作刑。或

詩作式。

淮南子曰。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滔滔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身苟正。懷遠易矣。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

信。繆稱訓。高誘曰。夫子。孔子也。

春秋繁露曰。山則龍從。嵬崔。嵬崔。嵬久。不崩弛。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為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為舟輿浮漚。

大者無不入。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鎌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功。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山川頌篇。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蟻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

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掉慄。危視而躡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勢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新序雜事篇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

更制練帛之衣。太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說苑反質

篇。純曰。大當作汰。

漢成帝永始四年。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廼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寢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申敕有司。以漸禁

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漢書成帝紀

漢書曰。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園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為五則。規者。所以規園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園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義一也。律歷志

董仲舒曰。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漢書董仲

舒傳 正月之內四面而內望也。在晉界而外之也。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

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

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左氏傳僖公二十二年

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

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

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

闕。而夏肆是屏。其弃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弃。其

誰歸之。吉也。聞之。弃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

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左氏傳襄公二十九年

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

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

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

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

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

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

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

久已矣。左氏傳昭公元年

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

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左氏傳昭公十年

禮記曰。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

無惡於志。中庸篇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

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

聖。禮記緇衣篇

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盖高。不敢不局。謂地盖厚。不敢不踏。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家語賢君篇。惕焉之焉。一作然。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

詩書古傳 卷第十一 九
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
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
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
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
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孑獨。王曰。善哉
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
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
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

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
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
之。於王何有。孟子梁惠
王下篇

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
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
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
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
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孔叢
子抗

志篇

齊景公問晏子。為人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景公曰。何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灌之恐壞。燻之恐燒。木此鼠之患。今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要利。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君又并覆而育之。此社鼠之患也。景公曰。嗚呼。豈其然。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器而欲往者。狗輒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者為社鼠。用事者為惡狗。

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

小人也。韓詩外傳第七卷

淮南子曰。精神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秦族訓春秋繁露曰。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目者。偏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事也。享鬼神號。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

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無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如是。是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入之際。合而為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深察名號篇。迹詩作春。

鹽鐵論。大夫曰。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夫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為助也。唇亡則齒寒。支體傷而心憊。故無手足。則支體廢。無邊境。則內國害。昔戎狄攻太王於邠。踰岐梁而與秦界於涇渭。東至晉之陸渾。侵暴中國。中國疾之。今匈

奴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

心慘慘。念國之為虐。誅秦篇。

鹽鐵論。文學曰。紂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詩云。謂天盖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哀今之人。胡為

虺蜥。周秦篇。蜥。詩作蜴。

楚野辯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轂擊。而折大夫車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乃言曰。君子不遷怒。不貳

言書古傳 卷第十一 十一
過。今於狹路之中。妾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是以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而反怨妾。豈不貳過哉。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今子列大夫。而不為之表。而遷怒貳過。釋僕執妾。輕其微弱。豈可謂不侮鰥寡乎。吾鞭則鞭耳。惜子之喪善也。大夫慙而無以應。遂釋之。而問之。對曰。妾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盍從我於鄭乎。對曰。既有狂夫昭氏在內矣。遂去。君子曰。楚野之辯女。能以辭免。詩云。惟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列女傳 辯通傳
漢武帝元狩元年。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

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憊。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弒。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漢書武帝紀
漢書曰。史記。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於夏廷。而言。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粢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策告之。龍亡而粢在。乃匱去之。其後。夏亡。傳匱於殷周。三代莫發。至厲王末。發而觀之。粢流于廷。不可除也。厲王使婦人羸而譟之。粢化為玄龜。入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生子。懼而棄之。宣

王立。女童言曰。壓弧其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鬻是器者。宣王使執而僂之。既去。見處妾所棄妖子。聞其夜號。哀而收之。遂亡奔褒。後褒人有罪。入妖子以贖。是為褒姒。幽王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王廢申后及太子宜咎。而立褒姒。伯服代之。廢后之父申侯。與繒西畎戎共攻殺幽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五行志

谷永曰。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群小。湛酒於酒。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顛覆厥德。荒沈于酒。及秦所以二世而亡者。養生大奢。奉終大厚。方今國

家兼而有之。社稷宗廟之大憂也。同上

劉更生曰。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眾大也。漢書詳見十月之交

谷永曰。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漢書谷永傳

十月之交

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

吉。其繇曰：士刳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輓，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傅沓背憎，職競由人。左氏傳僖五年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左氏傳昭公七年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

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左氏傳昭公三十二年荀子曰。堯舜者。天下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鬼說。羿逢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

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鬼瑣化。何世而無鬼。何時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正論篇又曰。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此之謂也。君子篇韓詩外傳曰。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不能愛其民。而求民親己。愛己不可

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於己用。為己死。不可得也。民弗為用。弗為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欲不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枉生者也。悲夫。生者不須時而滅亡矣。故人主欲強固安樂。莫若反己。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及之。政欲脩政美俗。則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今之世。而志乎古之世。以天下之王公。莫之好也。而是子獨好之。以民莫之為也。而是子獨為之也。抑為之者窮。而是子猶為之。而無是須臾怠焉。差焉。獨明夫先王所以遇之者。所

以失之者。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則是其人也。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與其人用之。巨用之。則天下為一。諸侯為臣。小用之。則威行鄰國。莫之能御。若殷之用伊尹。周之遇太公。可謂巨用之矣。齊之用管仲。楚用孫叔敖。可謂小用之矣。巨用之者如彼。小用之者。故如此也。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而亡。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第五卷。純曰。於己之於當作為。又曰。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之行。夫爵祿賞賜。舉人之所好也。

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為我作。不即我謀。第七卷衛懿公之時。有臣曰弘演者。受命而使。未反而狄人攻衛。於是懿公欲興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貴而有祿位者。鶴也。所愛者。宮人也。亦使鶴與宮人戰。余安能戰。遂潰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於熒澤。殺之。盡

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辭畢。呼天而號。哀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剗。出腹實。內懿公之肝。乃死。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如弘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捷其君。非徒捷其君。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矣。詩曰。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同上。毛詩。穀作逸。漢元帝永光四年。夏六月。戊寅晦。日有蝕之。詔曰。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掩于王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

是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邪說空進。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迺六月晦。日有蝕之。詩不示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

漢書元帝紀

漢書曰。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謂之小變可也。謂之正行非也。天文志劉更生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

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粢。釐粢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

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曼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疆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慝。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螫螫。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豕

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漢書劉向傳

翼奉曰。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漢書翼奉傳

李尋曰。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

親大臣。漢書李尋傳

雨無正

春秋傳曰。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郭。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左氏傳文公十五年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

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左氏傳昭公八年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鄰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

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左氏傳昭公十六年

鹽鐵論文學曰。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溷。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申韓篇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

立輿而問曰。曷為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為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况二人乎。其不去宜哉。新序雜事篇齊有閭丘印。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印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為聖人師。由此觀之。印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尺角驂駒。

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閻丘卬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驥騮綠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狸鼬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狸鼬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閻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銖。使之與管彙決日出。眊其便未必能過管彙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卬。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卬對曰。夫雞豚謹噉。即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

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新序雜事篇

詩書古傳卷第十一 終

